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2022年8月9日 星期一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杨卓

株洲宝藏

战国青瓷甗 “株洲第一瓷”的前世今生

郭亮

众所周知，“中国”一词的英译“China”，若将首字母“C”小写，便是瓷器之意。在西方人眼中，那些精雕细琢、光泽细腻的瓷器是只属于那个神秘的东方古老国度才能产生的艺术品，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瓷器制作方面的源远流长及高超的艺术水准。

世人惯将“陶瓷”并称，其实，陶与瓷是两类不同的物事。从发展时间来看，是先有陶，而后有瓷，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陶器用黏土为胎，经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干燥后再入窑烧制而成（新石器时代也有直接堆烧的，火候不高）；而瓷器则由瓷石、高岭土等制坯，以更高的温度烧制的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于华夏土地之上的先民们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使用陶器，株洲的磨山遗址中就出土有白陶盘。而在商代中晚期，原始的不同于陶器胎体硬度的青瓷器便已开始出现，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成工艺更为复杂、成品也更为精美的瓷器精品，“China”之意也因之而来。

湘东株洲，有悠久的瓷器制作传统，下辖的醴陵更是被称为“瓷城”，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美誉。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醴陵便有了较大规模的专门从事瓷器烧造的窑址，一般人也称醴陵瓷器的最早出现时间为东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醴陵出现较大规模的瓷器烧造作坊之前，湘东民间就有较为粗犷的原始瓷器出产——原始瓷与东汉瓷相比，气孔大，杂质多，釉色不稳定，吸水率比较高——尽管其工艺水平及审美高度远不及日后蜚声国际的醴陵名瓷，但其形制已完全与黏土坩埚并烧制的粗陶区分开来，可以视为陶器向瓷器进化的过渡产品，亦可视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粗陶形制的新产品，譬如株洲博物馆馆藏的那件被誉为“株洲第一瓷”的青瓷甗。

甗，音bu，去声，古容器名，意同小瓮，形制一般为圆口、深腹、圈足，常用于盛酒水，亦可用于食物之盛放，湖南人惯于在夏日将当季蔬菜余水后拌盐晒干，再入瓮贮藏数日，便成酸咸可口之“扑菜”系列——扑辣椒、扑豆角、扑茼蒿之属——有民俗学者考证，“扑菜”之“扑”，当为“甗”之音转，意即用甗盛放保存之菜肴，正可反证此菜肴制作方式的源远流长。当然，这都是与主旨无关的闲话，我们继续来谈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甗。

该青瓷甗2015年出土于茶陵晚塘古城的军卒合葬墓，距今约2300年，瓷土作胎，圆口圈足，表面施石灰釉，扣之清脆有声，显然系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尽管表面稍粗糙，远不如后世常见的瓷器那般平整光滑有光泽，但比之同时期出土的以黏土坩埚烧制的粗陶而言，明显已是划时代的“新产品”，文物工作者将其视为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产品显然过于审慎，归类为早期原始青瓷倒也恰如其分。这也是目前株洲地区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件瓷器，故坊间有“株洲第一瓷”之美誉。

前已说过，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早期先民在制陶时，只是将随手可及的黄土搅合成泥，然后烧制出简单的陶器。之后，随着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发展，先民们学会了有选择性地使用土料；用淘洗过的土料做成细腻陶器，如盘、碗等食具，以掺加沙砾的土料做成夹砂陶器，如罐等大型容器。至商周时期，随着陶匠们对各种土料的认知日益加深，人们发现使用高岭土烧制的陶器质地紧密，胎体坚硬，吸水率低，实用性大大增强。再后来，人们无意中发现用高岭土制作的陶器在入窑以更高的温度烧制后，器壁上会有一些闪亮的东西。经过反复观察，这些闪亮的东西来自烧窑用的草木燃料其灰尘落在陶坯上所形成。于是，人们把草木灰与水调和成浆状涂刷在陶坯表面，经烧制后陶器器表有了一层闪亮的玻璃质，人们称之为“釉”……这便是最早的原始瓷器，成型时间大概在商周时期，而西方却迟至16、17世纪才发现高岭土烧制瓷器的秘密，比之我国晚了近3000年。

湘东地区由陶器到瓷器的演化，大抵也遵循了这样的路径，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制作种类、形制各异的各式陶器，现今探明的磨山（渌口区）、独岭坳（茶陵县）等考古遗址中，便发现了大量的各式陶器，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甗，出土地茶陵晚塘古城及周边墓葬群被评为“湖南省十年（2006—2015年）重要考古发现”，年代则为战国中晚期，距今约2300年。这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晚期之前，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使用不同于陶器的原始青瓷——出土此瓷之墓葬为军卒合葬墓，若非大规模生产，处于社会底层的军卒之士是无法享用的，更遑论以之随葬——至于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先民在漫长的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独自摸索出来，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经由“技术交流”而发展起来，那就见仁见智了。

既然居于茶陵晚塘古城之上的先民在战国中晚期已能大规模制作原始的青瓷器，那我们也大可沿着如下的路径继续推演下去：先民们在掌握了原始瓷的烧造技术后，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不断精进，慢慢通过控制釉料中氧化铁等金属物质的比例，实现了对瓷器颜色的把控（铁含量少颜色淡，反之则深），又通过对坯料的选用、成型、窑炉结构等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终于在东汉中期完成从原始瓷到现代意义上的瓷器的转化——就在7月，新华社有报道称，考古人员近日在醴陵市左权镇永兴村石坑组易家山西北坡发现一处窑址，通过对比分析，初步判断该窑址的建造年代为东汉中期，距今约1900年，这也更新了以往对醴陵制瓷历史的认知，即早在东汉时期醴陵渌水流域就有成规模制作生活用瓷和硬陶器的传统。

湘东地区，尤其是醴陵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亦可自此找到渊源。

文物名：战国青瓷甗
年代：战国中晚期
出土年代：2015年
出土地点：茶陵晚塘古城
规制：口径10.5厘米，底径12.5厘米，高15厘米
馆藏地：株洲博物馆



八福坳原始次生林



溯溪的游客在潭中小憩

溯溪八福坳

陈易帜

日；偶有一缕阳光漏下，便斑斑成一根根金线银线，在水面轻盈浮动。溪水声、鸟鸣声、人叫声此起彼伏，交汇成旋律优美的山谷畅想曲，一波一波盘旋入耳，仿若身处金色的维也纳音乐大厅。

至溪水宽缓处，游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或倚着巨石小憩，或干脆浸于水中，啤酒就着烧烤，大块朵颐，一个个活脱水中神仙。有人说，不在溪里摔一跤，就白来八福坳了。同伴中鲜有不湿身者，有的就褪了上衣，用石块围成水潭，潭水上涨，游起了野泳，胆大者则站在石块上跳入水中，玩得甚嗨。孩子们一边摸着鱼虾，一边用水枪打着水仗。溪水上方的发电的水渠更是充盈新奇，十余人一个挨着一个跨在自带的皮筏子上，随波逐流，尖叫、欢笑、一浪赶一浪，响彻整个山谷……

从溪底上岸，沿蜿蜒而上的山路攀爬，翻过一座山，下到山腰，便到了当地饮用水源的取水口。凝神张望，一股清泉从岩洞奔涌泻出，携来凉风阵阵，飞溅的水雾喷在脸上，渗入毛孔，整个身心便浸在凉爽的气息里，人霎时精神了。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入口中，入喉便觉清甜冽透心凉。同行中有位资深茶友，突发奇想，随手在水旁摘了几片野茶，放入盛满泉水的杯中，茶叶竟在杯中婷婷婷婷地立了起来，品上一口，绝不亚于茶馆用沸水冲泡的上等好茶。众人纷纷效仿，泉边便泛起一片惊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当我第一次站在攸县马山镇上坳村八福坳水边，看到那一渠碧水奔涌向前时，禁不住惊叹：天呐，怎么有这么清的水！

山峦被一场夜雨洗得青翠，缥缈的薄雾似半透明的纱巾，随意地缠在山腰，一只白鹭在溪边悠闲地踱来踱去，遇路人便腾空而起翔进蓝天，顷刻只留下一对模糊的翅膀。在这样的一个晨曦，我们开始了溯溪之旅。入小径，野草蓬勃成一条条绿长毯，肆意地铺在两旁；野花灿烂成一簇簇火焰，与断断续续展示着浓烈。微风轻拂中，侧耳细听，隐隐约约的流水声，如梦般传入耳际，空灵而幽寂。临谷底，便有清风悠悠而来，钻入鼻孔，顺入胸腔，润肺而去。拨开草丛，一条小溪横在眼前：一浪一浪碧绿的水自高远的山谷奔来，时而幽幽低吟，时而飞泻而下，不时撞击在巨石之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水花，水花在艳阳摩挲中闪烁着耀眼白金般的光芒。

我们全副武装，换了溯溪鞋，拄了登山杖，有人还戴了安全帽。入水，顿觉一股清凉迅速由脚蹻袭入脑门，三伏天居然打起了寒颤。在奔突的浪花中一步一挪逆流而上，不时可见圆溜乌亮的巨石横卧其间，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下。那些巨石就像山里的汉子，裸露着黝黑而坚实的脊梁，粗犷而又率性。往深处走，两岸丛林莽莽，一株株古树昂首挺立，撑开一把把巨伞，把整个溪水揽入怀中，遮天蔽

溯溪的游客在潭中小憩

溯溪的游客在潭